我怎么就决定休学了呢

从小学到高中，我没考过几次第二。

2010 年，我参加了 S 省高考，意外地变成了 D 市文科状元，当年全省 100 万考生中的文科第二，我为高中无限度努力的三年感到兴奋，手摸了一下自己后脑勺下面的稍微变形和错节的颈椎，还真是“物尽其用”。所以，我变成了清华大学 2010 年在 S 省 100 万考生中仅招（统招）的两名文科生之一，经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国际）专业，全额奖学金。当然，这没啥。因为我们班 40 个人有一半都是各省市的状元，其余一半是各类文科生听不懂的竞赛国家金牌得主

或者强悍的自招选手。

所以我应该来清华，我应该读金融，因为这是国内最好的学校最热门的专业。还是带着“国际”俩字的高端专业。

2011 年，我要去学各种数学课和以数学为基础的统计、金融、经济、财务等一系列的课程，作业经常不会写或者写不完，实在没辙了就抄一次别人的作业，整个人都被自己颠覆了：“抄作业这种事会发生在老娘身上？”“跟同学相比，我是不是真的很弱？”我一直问自己。“不喜欢”是贯穿我整个四年学业的关键词。大一下学期可以转系了，我想，转吧，去学新闻、语言或者社会学。然后听到一个声音：“工科院系的有些同学都挤破头要往经管转，你竟然要往外系转，你傻啊？”

“哦。”

所以我不能转系，我不能做这种傻事！金融多好啊。

2012 年春天，到了大家都要找暑期实习的时候，成绩和社会工作各方面都优秀到惊为天人的一小撮同学，披荆斩棘，英勇地申请到了投行的实习，那种能留下来做全职工作的实习机会。我心想他们好厉害，无限地崇拜，而且听说有些公司好像只收清华北大的同学，我有点小心动，“那我不

去多亏啊”。

“哦。”

所以，我也要好好努力，好好练口语，去投行。

2012 年冬天，到了出国交换的时候。学霸同学们纷纷去了北美的各所著名商学院，因为再怎么咱交换都不能去在国内名声不响的学校，否则咱去那交换啥意思？去美国才能感受不一样的浓厚学术气息和先进包容的科技创新氛围，才叫物超所值，更重要的原因是：“回来找工作也更容易”。

“哦。”

所以，我要好好学习提高学分绩，申请美国的交换。

2013 年年底，变成了一只无忧无虑的大四狗。对于一个不喜欢金融的人而言，该受的折磨也差不多到头了，我窃喜。我本来想直接去一家喜欢的外企工作，几年之后再出国读 MBA，却听到所有人都在说：“今年就业形势太差了，不好找工作啊！”

“哦。”

所以我要争取保研，留在清华经管再过两年学生的生活，研究生文凭也更好找工作，或者准备出国，反正打死我都不直接找工作，因为“就业形势不好”。

所以我应该继续读金融专业研究生，因为不能浪费本科四年学的知识，这时候转系太亏了。

所以我应该去美国，去纽约，因为那里是最最最中心的金融中心。

所以我应该拼命地社交，投简历和面试，去华尔街的投行工作。

所以我应该没日没夜地工作，为了变成大学同学里赚钱最快的那一个。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应该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有些人想到这里，叹了口气：“没完没了……”然后默默打开了电脑接着修改 PPT。

有些人想到这里，愤懑地骂了一句：“还有完没完！哪儿那么多‘所以我应该’！”努力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自由的选择，而别人眼里的优秀却成了我的负担，我开始被所谓“社会主流”“社会公认的最好的”框住了。

最后我变成了后面那个人，指着“优越感”的鼻子，狠狠地说了声“不”。

我没有刻意拼过学分绩，没有向知名投行或咨询公司投过任何一份简历，没有去美国交换，没有保研，没有去英美

留学，没有去华尔街工作。

我去了最有名的消费品公司做过婴儿米粉营销策划，和文化创意公司一起设计过包装盒儿，去了世界顶尖的法国奢侈品牌公司做过时尚买手助理，寒假和室友回家乡开过英语培训班，在学校里和工科同学创业做过框架眼镜清洗剂，也和学院的博士生学长创业做过在线教育，做过创业公司代言人……我也跟同事或者团队成员为了赶项目通宵熬夜加过班，直到实在撑不住，最后看到项目有了一点点小进展，那时候觉得，这样活着真过瘾。它们并没有让我获得与去投行的同学一样的掌声，却让我学到了各方面的知识，认识各领域的有意思的人，尤其是在创业中感受到了自己强大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和那种将生活和工作完全融为一体的快乐感。

四年前，我作为交换生来到法国巴黎，用半年的时间走遍了巴黎甚至法国的各个角落，吃遍了巴黎所有的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故事的甜点，躺在甲板上看了一通宵摩纳哥的月亮，吃了好多口阿尔卑斯雪山顶峰的雪，也曾经隔着巴黎的街跟法国小偷们对骂过（她们用法语我用汉语）。

四年后，我发现那半年在巴黎的交换，把法国文化和巴黎的浪漫情怀深深地植根在了我这个文科生的大脑里，感受

到一股炽热又神奇的力量，这力量呼唤我重新回到巴黎，教我不能不学法语，不能不去蓝带学厨，不能不学西点师，不能不尝试创业，做点于社会、于自己、于未来的家庭都有益的事。

有人曾问我，休学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我还真觉得它什么也不意味。我就是喜欢西点，梦想好多年了，凭兴趣去学，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可以变成我的事业，那我会对自己的决定万分感激。技多不压身啊。你大四的时候没有课，没日没夜三天两头地往驾校跑，为了拿个驾照，跟我休学去拿高级法式西点师文凭有啥区别。你更喜欢在北京拥有驾照（我又淘气了）还是西点师文凭？我大学四年是个中规中矩老老实实，眼看着期末快挂科了都不敢中期退课的人，要是我那时候有胆量，那时候就休学了。国外学生有 gap year 这一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中国学生上大学之前被放出去撒欢儿一年，也不至于那么多人不喜欢稀里糊涂选择的专业，国家也不至于浪费掉那么多优秀教育资源。说白了，中国学生的 peer pressure 太大，跟别人家的孩子比习惯了，什么决定都做不了。

这就是我做出研究生休学决定，选择去巴黎蓝带厨艺学

校学厨的原因。你可以叫它 gap year，但我更希望就叫休学，初高中我觉得那些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最酷了，曾经以为他们是为了变酷而变酷，后来发现，那是真正有梦想的人感受到了梦想的力量。

所以，趁着我还有折腾的劲头，趁着年纪轻什么都不拥有，做件勇敢的事，“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已”。23 岁就去完成 21 岁天天念叨的所谓此生的终极梦想，才可能在尽早实现之后尝试一个更终极的梦想。也好未来跟孙子孙女说：“你看你奶奶，年轻的时候也不是一般人儿，所以你别天天嫌奶奶土。”

……

数周后。

巴黎地铁 12 号线带我来到蓝带所在的 15 区，Vaugirard 站出来一眼看见我最爱的一家花店——Au nom de la rose，以玫瑰之名。

远远望去，被粉刷成白色墙壁的建筑便是蓝带，深蓝色的标志和 Le Cordon Bleu 几个大字浮现眼前，我梦想了几年的巴黎蓝带厨艺学校竟就在眼前。

我一直把在蓝带上课定义成自己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它对我的意义的确很不同。开学这天巴黎阴霾散了，阳光很温暖还有对比明显的蓝天白云。巴黎进入了春天。路边的树枝丫干枯了小半年，终于又冒出覆盆子或者红加仑颜色的花。真是个好日子。

学校本身并不大，一进门就看到一排穿着干练的员工，经后来培训老师介绍，这几位老师是蓝带营销团队的成员。他们像我想象中一样友好，用法语打招呼，如果发现我们法语讲得不够流利就会马上切换到英文模式。

大厅里放了一些简易的试衣间，我们每位学员都选择着适合自己尺寸的厨师服，第一次穿上衣服，看到镜子里自己的那个瞬间觉得那是人生巅峰的感觉。不过因为天生头大和172cm的身高拿到尺寸很大的衣服和帽子，想想学费也挺值的。

明天是蓝带的卫生课，期待。

我辛苦穿过大半个亚欧大陆，穿过大半个巴黎，终于见到你。

流动的巴黎，
第三故乡

“这是第二次来巴黎长住，
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
不是喧嚣华丽的酒会和炫目的奢侈品，
而是宁静浪漫的独处空间——
巴黎 95 省的单人间，
可以让我独立思考、眺望、写作，
做出了人生第二个最重要的选择。”

巴黎的清晨，
是首老情歌

这一天是周六。

因为现在巴黎蓝带的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学校估计是想模拟法国甜点店和面包房只有周日不营业的时间表，我们的总共20节演示课（Démo）和20节实操课（Pratique）被随机分配在周一到周六8 ： 30到21 ： 00之间，总共10个星期。我们组的实操课被排在早上8 ： 30开始那节，所以我5点就起床了，洗漱化妆完吃早餐的同时 ，复习昨天演示课的苹果塔食谱，因为这是今天实操课的内容。6点出门赶6 ： 11的城郊小火车。

上次这么早起上学的时候，还是高三呢。

这时巴黎的天还是黑的。一路一个半小时，从天黑到天亮，像是追着太阳跑，最后总算追到了。

早出发不是因为比法国人勤劳，而是因为比法国人害怕迟到。听不懂 Chef 用快速法语骂人虽是好事，但迟到了被骂还是会制造紧张氛围，比如一紧张桂皮放多了或者手抖放多盐，甜点就变成咸点了。

6 ： 30，巴黎的地铁和街道上的人比早上 8 点少多了。很明显黑人和“罗姆人”居多，比如身材比较瘦小的蓝带黑皮肤洗碗工，身材魁梧的腕表、衣服店门口黑皮肤安保大哥，可能都要比法国白皮肤贵族们出门早一点吧，而且他们总要住在比较便宜的远郊。像我一样。

我们学校和公寓之间的地铁站是 Saint-Christophe，出了名的黑色和棕色人种聚集地，如果你看过法国电影《无法触碰》（*Intouchables*）应该会有印象，主角黑人德黑斯就是住在大巴黎地区的这一站。其实天还没亮一个人坐地铁，还挺心惊胆战的，不过还好，你看德黑斯，人之初性本善嘛。

去蓝带要换乘两次，其中我尤其爱地铁 6 号线，被称为“世界艺术之窗”的巴黎细密的地铁网络中，那条绿色的线路。

因为 6 号线从起点开始很长的一部分是地上的，在两侧都是古老欧式建筑的高架桥上。沿线正好路过铁塔，横穿幽绿的塞纳河，偶尔还能看到塞纳河边旧书摊子。幸运的时候，恰好晚上 8 点坐 6 号线经过铁塔，还能看到埃菲尔闪烁的橘色灯光，那个时候都会听到游客和小孩儿在车厢里尖叫：

看！铁塔在闪！

6 ： 30，地铁站和车厢里没有卖艺的人。少了各种不同的大提琴、竖琴、手风琴、萨克斯风和偶尔乱入的二胡的旋律。所以巴黎就不太像巴黎了。

卖艺的人不需要像厨子一样早出晚归吧，至少在我看来，巴黎的卖艺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自由职业者和最体面的“乞讨者”。卖艺是因为他们真的有手艺，而不是因为身残志坚。所以爱您就赏点儿，不爱就拉倒，反正这是一份让我逍遥自在活着的正儿八经的工作。

6 ： 30，地铁里还有另一个特别群体：睡着的乞丐。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被子从头到脚一裹就那么睡在长凳和地上，也没有固定的出没时间。

我猜他们吃喝拉撒睡估计都在地铁站里。也是因为他们和鸽子兄们，巴黎地铁站才具有巴黎独特的视觉和嗅觉冲击。巴

黎拥有它独特的味道，至少你一进地铁站，就能辨别出自己已经到了巴黎。

太早了，乞丐们都还没醒，我都已经快到学校了。路上的咖啡店已经开始准备早餐了，咖啡和可颂面包的香气热腾腾的，早上巴黎的地面很湿，是晨露，春天来了。

突然很爱这种早出晚归的学厨生活，这是累计在巴黎居住的一年里，第一次看到 6 ： 30 的巴黎早上。

巴黎的清晨，是首老情歌。

100块钱把书桌变成开放式厨房

为什么要把留学期间宿舍的简陋书桌，改造成一个有逼格的生活化开放式厨房呢？

原因有三个：

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租来的；房子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

营造蓝带学厨食谱图片的高逼格画风和优良质感。

穷。

就是这样的，唯一的优点是，书桌够大。

其他的装饰品需要自己一一添置，然后你摆一些从米兰和巴塞罗那淘回来的小物件，还有几株多肉绿植，就满富生气了。

初次来 ESSEC 交换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四幢公寓楼中最远的一幢，在巴黎远郊塞尔吉的高地上。20 平方米的一居室，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较大的直角书桌，小餐桌，一张单人床和床头的阅读灯，这也符合我对未来在北京安个小家的一切期待。

后来再次来到 ESSEC 读研，出于处女座的恋旧情怀和专一品质，我还是选择了原来住的地方，虽然跟学校隔着两站地铁，但高地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面包店、肉店、中国超市、花店、药妆店、健身房、安静的村庄，还有两个大超市，逛超市是我在法国生活最大的乐趣了。

当然这也是我决定不搬家到小巴黎，仍然住在郊区的原因之一。

人类的一切想象力都是被“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有限资源无限需求”的严重不均衡给逼出来的。

好在简陋书桌有个直角，可以让我顺时针旋转 180° 就能搭建起一个半包围的工作台，台灯换了位置正好妨碍开窗

透气，所以往外拉一点，把公寓配的小餐桌与书桌连在一起，这样工作台就又变大了。

我是一个从来不网购的人，上次回国竟刚刚注册淘宝账号和支付宝。啊！我是一个多么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

为了买几米厚质地的素色亚麻布料当桌布在淘宝上逛了好几个晚上，最后选择了米黄色、咖啡色和浅灰色的三块麻布，加一块防水布，一共 5.5 米，共 55 块钱，然后找了一家专门卖陶瓷餐碟的店铺，花 30 块钱买了桌子上摆放的一堆形状各异的小餐碟，用来盛烘焙原料。另外 15 块，买了两把淡色原木勺子。

在法国超市选了一款 33 升的四面双层加热，有灯和玻璃窗的烤箱，为了能拍出蛋糕在烤箱里膨胀和变色的可爱样子。我把蓝带发的烘焙教材和食谱摆在烤箱上。

小黑板上用水粉笔写下 Chez Annabelle，“在 Annabelle 家”，Annabelle 是我的法文名字。

后面的瓶子你可能认识，在国内，我和男朋友钟爱小吊梨汤，常常专门跑到北大小西门的那家，外带几瓶梨汤回来喝，所以这就是剩下的瓶子。我装了国内才有的一些红枣、枸杞和红豆，穿过一万公里带到了巴黎。

在巴黎西北远郊的吉维尼小镇莫奈花园买的系列明信片，上面是最爱的莫奈的一些作品，从来没舍得寄出去，一直挂在家里。

还有两个蓝带发的奶油裱花袋，上面印着蓝带勋章，Chef说这是蓝带的营销团队做的裱花嘴纪念品，可以放在家里当摆设，但是实际不好用。

一瓶蓝带制作的树莓果醋和一副在卢森堡玩耍时偶然买到的半价刀叉，人家旅行买钥匙扣、冰箱贴，我买的全是各种餐具和瓶罐碗碟。面包机、搅拌机、茶壶茶杯、各种玻璃器具和蛋糕模具、塔模具。

看到那幅小画了吗？那是两年前来巴黎交换，我一个人去日内瓦旅行，参观完联合国办事处之后在日内瓦湖畔溜达，结果碰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爷爷，我们聊起很多关于中国和欧洲的问题，路过的各国大使官员都对他点头鞠躬，我就知道这不是个一般的“老头”。他说我长得有点像他的女儿，最后他送给我这个纪念品就匆忙告别了，后来我一直保留着这个小画，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

对所有旅途中偶然得到的小物件，我都倍加珍惜。

超市促销时买的盆栽，一欧元，三天就死掉了但干花仍

然好看，所以就一直保留到现在，每次不小心碰到它，小红果都会掉一地。准备未来做可颂面包食谱时用的面包筐和条纹餐巾纸，后面的袋子是从学校上完实操课之后往家里带课堂作业的。

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个有逼格的生活化开放式厨房，来进行你的烘焙小事业，这样就足够了。

不爱用书桌写作业的你，快快动手吧！

像法国人一样优雅地享受早餐

我以前总嫌法国电影情节进行得太慢又常重复，看得心里着急。

比如 Amour《爱》里，有无数个这样的镜头：老太太跟老伴儿坐在木质窗棂的窗户前，早晨的阳光洒在餐桌上，两位老人看着报纸，慢慢聊着天，把蓝莓果酱、鹅肝酱或咸黄油涂抹在切片的法棍面包上，一位喝杯咖啡，另一位喝杯牛奶。每一天就这样，两个人安静地共享早餐。

后来发现，慢那才是法国电影啊。慢的不是故事情节，慢的是生活步伐。

像电影里一样，早餐，一定要吃，还要坐下来，花点时间。15 分钟对于一整个早晨来说并不多，这 15 分钟里你可以听听法语歌或看看新闻报纸，同时还认真咀嚼完了美味的一餐。它带给你的一整天的能量和好心情远远多于关掉几次闹钟多睡 15 分钟。

所谓“认真生活”，是关注生活细节，是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

而不是仅仅活在朋友圈里的精致女神，天猫上买了件 Burberry 的风衣到货了带着标签拍照发完朋友圈和微博，再包邮退货；或者故意选择一家最高档的法餐来显示逼格给别人看，其实出门之前还在网上扒了一篇诸如“高逼格吃法餐 10 个小方法”“吃西餐时如何使用刀叉”“点红酒时如何体现逼格”等等的文章，到了法餐厅点了一瓶 Lafite 还要像喝啤酒一样一口干，好显得自己“穷得只剩钱”了。

有人说，“装”有三种境界：装给别人看。装给自己看。忘了自己在装。

装给别人看的人会在法餐厅摇晃着手里的红酒杯，淡淡地说一句“真正的逼格不是装出来的”；忘了自己在装的人前一天晚上就会想好第二天早餐的营养搭配，或者每天睡前

都喝半杯红酒、读半小时书。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前后两者都可能是赢了。

有人曾晚上 11 点给我留言："我是个互联网加班狗，刚到家，我正在熬一锅粥，是我明天的早餐，我很开心。"我回复这实在是太好了。

有时候我们开心并不是因为拥有了什么，而是意识到了自己有能力认真对待所拥有的东西，比如时间，比如健康，比如爱情。

对于早餐，事实更多是这样。我以前实习公司的女同事们，上班路上买个三明治或者粥，到了办公室也凉了，还来不及吃就坐下来打开电脑处理邮件和 Excel，一坐就是一上午，常常到了午饭的时候都忘了吃放在桌子上的早餐，午餐时间想在老板面前表现得努力一点的话，就干脆在电脑前把早餐当午餐吃了，眼睛不离电脑，背不离座椅。不管是以前在大学校园还是在法国留学期间，我也常常看到同学不吃早餐或者拿一个面包在去教室的地铁上啃完，更奇葩的在园子里单手骑车吃着食堂买的包子，就不说冷风和雾霾了。

再忙，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早上花 15 分钟坐下来慢慢享受个早餐，也还是可以的。

有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餐。但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为了不饿，我们应该吃早餐。在新奥尔良举办的神经科学会议上，英国的研究人员介绍了他们对大脑机制的研究。他们对 21 名志愿者的大脑研究显示：空腹开始一天的生活不仅让你吃得更多，而且会让你有更多的欲望食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平均而言，早晨空腹的人比吃过早餐的人能多吃 20% 的午餐。营养健康的早餐不仅可以为上午高效工作补充能量，更重要的是能帮我们养成早晨悠闲充实的生活方式，这将是一天最好的开始。

虽然说要向法国人学习享用早餐，但是法国人并不像对待正餐一样对早餐食物大费心思。我问过一些法国朋友，他们早上并不会吃太多但很重视营养均衡。虽然英国人为正餐发明了鱼罐头和炸土豆条这两种远近闻名的食物，但是英国人对早餐的重视程度显然高于法国。法国这一现象是有历史根源的。

19 世纪时，法国“行会”制度取消了，卖烤肉的不再只能卖烤肉，做可丽饼的不再只能做可丽饼，法国餐饮界变得更灵活，人们对餐饮的投资也变多，那么需要大量消遣与社交活动的法国市民阶层取代了原来那些“风月场所”的人物

成为法国餐馆里晚间消费的主体。正餐时间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在 19 世纪初，用正餐的时间不会晚于下午 4 点。到了 19 世纪中期，时间已经推迟到下午 5 点至 6 点之间。到 19 世纪末，用正餐的时间则是晚上 7 点半。

就这样，法国人正餐的时间不断推迟，使晚间活动的时间尽可能延长到现在经常 Party 整个通宵，直至所有人都习惯了不承认“早上”的存在。早餐概念慢慢淡化，早餐文化也就没有作为正餐的法餐那么成体系且著名。但是法国人对待早餐的悠闲态度和健康食物的挑选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就像 Amour 电影里的情节一样，这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在不属于我的，
我一样都没得到

有好多朋友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我好像永远下不了决心。

我说别急，等遇到下一个绝处。

曾经，有个学妹在微博上给我发信息，说保研失败了，决定中断现在的实习，问我怎么看。

她说自己一直梦想进这家公司，而且很确定自己最喜欢市场营销，而且这份实习是在“快消品”行业。我说你肯定知道想做营销的话，“快消品”行业是最锻炼人的，既然觉得值得做，为啥要放弃。但她还是决定放弃了。因为实在承

受不住“保研失败”和“未来不确定性瞬间变大”的心理压力，需要重新把时间分配在准备出国或者找全职工作上。

我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如果是大三那年的我，我同样会这么做的。

作为一个局外人看这件事，先不用说这家公司是怎样一个培养营销人才的“社会大学”，单单对于这个姑娘来说，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

我记得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当时有两家公司可以选。有一个我一直都很尊敬的学长告诉我：选择只有一架飞机的飞机场，比选有几十万辆自行车的停车棚，好多了。因为自行车再多，都没法比一架飞机带你去更远的地方。更何况是有无数架飞机的飞机场。

虽是大白话但含义深厚。就是说，平台很重要。比个人修炼还能塑造人的，是环境；比家境和出身更能带来社会资源的，是平台。

其实这件事之所以如此触动我，是因为：

大三那年，我保研也失败了。

我先前花了很多时间准备保研面试，但必须承认我在面试中表现得并不好。失败之后我很难过，不仅是因为我付出

了那么多努力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也是因为那时我觉得自己的确属于这个项目想要的那类人。

但实际上，保研并不是我最初的目标。我只是看到“别人都申请保研”，觉得“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不用白不用”，手里这张好牌不能还没打就扔了。另外，可能处女座都有一样的毛病，就是一旦觉得一件事“我可以做”，就会预设“我能做成”而且“一定要做成”。所以对自己的失败就显得很不包容。

保研第一轮失败之后，我慷慨激昂地放弃了第二轮。然后就开始全力准备出国或找工作了。

直到后来，学院的一位教《XX 学》的教授，发微信说叫我回国的时候来他的课上做嘉宾，跟大家一起学习探讨关于创业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课题。我才知道，原来这门课就是为之前我保研失败的那个研究生项目的同学开设的。

我起初很震惊。但是至少证明，曾经保研失败的那个女孩儿，的确是适合这个项目的人。

而那一次失败，恰恰给了我做现在这件事的机会。留在清华读研和创业这两个平台，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有大飞机的机场。一个可以让我留在清华继续学习两年，交更多优

秀的朋友，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源；一个可以让我以一个年轻创业者的身份搭建桥梁，把更多元的资源和那个我“一天天养大的孩子”连接在一起，更快速地把这件事做成。创业本身不是“机场”，而是搭建一个“机场”。不论项目本身的成败，那个通过它搭建起来的“机场”是永远不会丧失的。

后来，我奔着 ESSEC 高等商学院的奢侈品管理项目来了法国。当然也是奔着我的导师 M 先生。

其实，来这所学校（或者来法国）的女留学生对奢侈品牌管理都多多少少有点眼红。

ESSEC 跟法国 LVMH 集团有个企业合作项目，就是每年都会高标准选拔 20 个各国各年级学生，为每个人安排一个集团内部的业界导师，定期开展高逼格研讨会议和酒会，当然也要求进了这个项目的人以后至少在巴黎奢侈品牌公司实习半年，并期望以后留在奢侈品行业工作。

对于一个来法国留学的姑娘来说，这貌似是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几乎都填了申请表。

结果是，我借着自己以前在香奈儿买手部的工作经历，和另一个在路易威登市场部工作过的女孩儿，一起进了面试。整个学校一年级就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女生拿到面试机会。我为了

面试专门去买裙子和鞋子，在家里端起架子，自己模拟了近两周。最后还是因为跟面试官气场不和话不投机，挂了这场面试（我俩都挂了，后来聊起来发现原因惊人的一致）。

那时我觉得我简直要完蛋了。

从决定接受法国学校的 offer 开始，我精心准备的所有关于每一项学校、法国政府奖学金面试、和这个 LVMH 集团项目的面试全都失败了。这种结果几乎否定了“我选择来巴黎”和“加入奢侈品行业”的一切最初的动力。我特别泄气，在法国的第一个学期就像在疯狂漏燃料的小钢炮，每隔两周定期跟男朋友发一次脾气，比大姨妈还频繁、还准时。

“你真的觉得，你去法国的最大收获应该是拿什么钱或者进什么项目吗？那你为什么要去法国呢？”他说，“钱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东西，而且项目本来也不是为你一个人设立的。”

“你到底在跟谁较劲呢？”

在这种状态里，我手忙脚乱地结束了在法国留学的第一个学期。那时决定准备回国待一阵子，在北京找一个 6 个月的全职实习，好在学校学制宽松自由。那时我就觉得，我的命在北京，到哪儿都只是短暂停留。

正好一月有 ESSEC 学长发邮件说，国内一家中法交流基金的行业研究部门有个内推名额，我想："我再试试吧，说不定以前不喜欢金融的原因是没有去对公司，这一次说不定就会喜欢了，中法交流基金呢！"然后我认认真真改了简历，写了 Cover Letter 发给了这位学长，觉得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况且还是内推，就开始准备退宿舍回国了。

结果，我连电话面试都没接到。

不论是因为我年级低专业知识不够，还是因为可能出现的邮箱问题，这个实习，我又挂了。几次失败纷至沓来，接不到电面的负能量就被瞬间扩大了，虽然这很正常。

所有这一系列的"失败"以及"失败"导致的心理失衡，在过去的大学四年里，除了保研那次，几乎没有发生过。如果一个人的潇洒可以帮他平稳度过一次苦难，那么这一系列失败，已经不是"放平心态"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尤其是在适应全新环境的过程中，人貌似更容易出现 loser 心态。

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慌张。

后来的一天，我给爸妈打电话，又想起这些经历。不知道聊到什么话题，我突然说："不然我回国创业吧！"结果一

发不可收拾，我歪打正着，终于走上了一条于我而言的“正道”。那之后到现在的三个月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就像过了三年。快乐来得太突然。

如果我保研成功了，我就不会大四还一个人跑到上海实习，就不会想尝试奢侈品行业，就不会来法国，就不可能在国内商学院的 peer pressure 下跳出来全职创业，我想我现在应该在某证券公司实习。

如果我拿到了法国的奖学金，我就不会休学，因为休学意味着放弃免费读高商的机会，因为奖学金一定会因休学中断。

如果我进了 LVMH 项目，我现在就要伪装自己变成一个高冷的女汉子，在“如花的男人”中杀出一条血路，说着蹩脚的法语在巴黎找一个光鲜亮丽的实习岗位，继续摩擦着我已经出血的脚后跟，下楼打包买 10 杯星巴克。当老板需要我帮忙出去买高档法餐的时候，我默默给自己带一份肯德基。我可能在朋友圈炫耀了半年自己的光鲜白领形象之后，背着“浪费项目名额”的自责感，转行离开了奢侈品行业。谁憋屈谁知道。

如果我拿到了那个基金的实习，我现在已经在国内至少过着朝九晚十的日子了。干着全职的活儿，拿着一天 100 元

的工资，每天心里骂千万次还要不要命了，最后继续回到学校读书重新开始纠结的恶循环。

我可能就这样委屈着自己的小才华，让它在爆发前就被扼杀了。走以上几条路，我可能也会快乐，但不会快乐得那么酣畅，因为总要在“生活的别处”另寻快乐。

大概纠结和惶恐常产生于“得到的太多”或“可能会得到”，而不是“失去”。失去就没机会纠结了。反而一身轻松，那就可以再去寻找下一个新的可能性了。

我一直想，好在不属于我的，我一样都没得到。老天对我挺好的，在我走进每一条于自己而言的弯路前，狠狠地拉了我一把。如果你为了没得到的东西懊恼，不妨想想最初的目标，假若这东西本身就不在原计划里，又为什么因为得不到而自责呢。所以实习别耽误，恋爱别耽误，旅行和吃货计划别耽误。没有必须马上办成的事，也没有因为“已经失去的”而放弃“已经拥有的”的道理。

也许绝处逢生，是最美妙的一种人生体验。

所以如果遇到下一个“绝处”，下一个失败和灾难接连不断的时刻，就偷着乐吧。因为只有遇到绝处，才有绝处逢生的机会，不如快乐一点。

不能决定说明没到需要决定的时候，老天会替你安排的，世界上那么多人，他总得一个一个来。如果失去了什么，就想，那是老天先收回去了，但他那么忙，等闲下来就会想起你还给你。

等你遇到下一个绝处。

这个春节
我不能回家过年

某日，跟妈视频。

妈说：“晚上跟你爸去遛小宝（我家养了五年的狗），我脑子里老在想你在法国怎么过年呢，本来想叫住小宝别过马路，结果管它叫的是你的小名儿。你爸还笑话我。”

我刚开始也被逗笑了，然后差点哭出来。

原来都已经是除夕了，这还是我人生第一个不在家过的春节。

一个大学同系同学去年毕业在北京工作了，从来不怎么发朋友圈，昨天突然发了一条：“高兴地改签到一张更早的动

车票，所以过年能在家多待仨小时了。”

大学同学们纷纷点赞，我也是。家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我靠着靠垫倚在床上，电脑放在腿上时间长了都发烫了。我看了眼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这冬天的巴黎怎么这么冷清。我记起去年春晚时和所有家人一起听到《时间都去哪儿了》，便开始单曲循环这首歌，整个人哭成一团，好在这屋子里啊就我一个。我不停地刷朋友圈，看看朋友们发的家乡和团圆饭的照片，一条都不想错过。

这里一点年味儿都没有。宿舍楼商店的大叔和打扫楼道洗衣间的黑肤色大哥大姐，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打招呼说个 Bonjour 笑都不笑一下，外面脚手架还在吱吱呀呀地运送着盖房子的灰砖头，日程表提示我该做明天课上展示的 PPT 了，学校邮件还是一封一封地发来，未读信箱里堆了一堆也懒得打开，你们不知道今天是中国的除夕吗！不知道这个节日对中国留学生意味着什么吗！

过去每一年的春节总是人来人往，而这一年的，却人迹罕至。

这两天跟爸妈电话视频的频率明显变高了，时间也长了，有事没事儿就给家里打电话问爸妈在忙什么。问问他们又添

置了什么年货，又去谁家串门送礼，今年买的鞭炮还是小礼花。昨天我妈说和我爸踩着梯子把家里客厅卧室的窗帘都拆下来，洗完烘干俩人又给挂上了，忙活了一天。

我还抱怨他俩说："腰和腿都不好，过年去奶奶家又没人来咱家，费劲弄一天，大过年的别累着你俩。"

我妈说："哎这你就不知道了，谁家过年不得洗洗涮涮弄得干干净净的，而且这是咱一家三口的本命年！"

听我爸妈说，我爷爷奶奶这两天天天在家念叨我，让我赶紧买机票回来过年，过完年再回去上课也行。没错啊，他们怎么能不念叨我。爷爷奶奶就有我和同年出生的姐姐这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女，以前每次过年，妹妹得去她奶奶家过年，我和姐姐来我们奶奶家，一家 8 口围坐在客厅里一起嗑瓜子吃冰糖橘子，从春晚第一个节目看到最后一个，每年一家人都在抱怨"这春晚啊一年比一年没意思了"，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先去睡觉。等到凌晨 12 点，朱军董卿他们开始倒计时了，一家人就跑下楼去，拿出来准备好的鞭炮和礼花，大人放大人的那种鞭炮，我和姐姐玩儿那种叫"笛笛筋"的长条礼花。俩小孩还在比谁家的礼花更大，谁家的鞭炮更响。爷爷奶奶搬了好几次家，但不管在哪儿，那个场景都没

变过。

我家乡这个地方，“家”的概念尤其重，过年就是最重要的团圆节，年味儿也尤其足。

每个大年初一早上，我和姐姐醒来，都听到外面一波接一波来拜年的人，听见爷爷奶奶不停地说：“新年好！”“过年好！”“给你拜年啦！”声音倍儿高，喜气洋洋，来拜年的小辈跪了一地，轮着给老人磕头。每次奶奶都拿出 1000 块钱压岁钱的红包，是提前很久准备好的连着编号的 10 张新钱，然后我和姐姐给爷爷奶奶磕了头，钱就到手了！这真是每年我们两个最开心的时刻。后来长大了，每一年都还是 1000 块的压岁钱，从来没变过。

有时候我跟爷爷开玩笑：“您也不说说我奶奶，都二十多年了，这压岁钱也不按通货膨胀率调整调整？也该涨点儿啦！”

爷爷是个老知识分子，每次都笑着说：“习俗嘛，要是按那一套来就变味儿了。”

而去年年底，姐姐嫁人了，这个除夕去了公婆家过年，我又留学在外，两个孩子都不在家，剩了六位老人在家看春晚，大眼看小眼的，也不知道会聊些啥。

年轻的留学生到了国外，常常找了一万个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回国，要在国外留下来拿到合法身份。国内空气污染、雾霾严重，交通拥堵，落不了北京户口，房租太贵，就业竞争太激烈，思想言论没国外自由，食品安全不过关，人情世故太复杂。国外多好，地广人稀，空气新鲜，没有压力……一万个优点。表现出嫌弃国内所有东西的样子。

空气再不好，竞争再激烈，生活压力再大，可那又怎样？

曾有年近四十的法国留学回国的学长跟我聊起我以后要不要回国这个问题。

我说："当然要回去，而且要尽早回去，这里再好又怎样，又不是家，总觉得自己飘着。"

他感到很好奇："我以为留学生只有到了我这个年纪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愿意回国安定下来生活。你竟然二十几岁就说出这话。"

我说，谁不知道家好呢？只不过可能年轻人心气太高，一心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不甘心承认而已。可谁还不是要回家的啊！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只有离开了家人才明白，有家人的地方，那才是家。外面的世界风景再好、机遇再多，那又怎样呢。

下一个春节，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回家过年。

感谢朋友雪花一样飘来的团圆饭照片，很有年味儿。快到国内的除夕夜了，我要给家里人打个视频电话了。

我以前对“有用”的理解是错的

我之前留学的学校 ESSEC Business School，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它的校训是：

“You have the answer”，可以翻译成你有答案或者“你懂的”。

那么与这个校训相对应的，学校是怎么给学生提供发展空间的呢？举例来说，如果要拿到我所在的这个 Grande École 项目的毕业证，必须在上课之余积累 18 个月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人看到这个 18 个月的“工作经验”都吓一跳：“那得找多少实习啊！真要命。”但是实际上，ESSEC 给

它的定义是，任何国家任何语言任何行业任何岗位的企业实习、非营利的人道主义工作，自己创立的公司，学徒，等等，学校全部认可，无主次好坏之分。

学生任何时候有实习、创业、休学的想法，只要给出合理的实习协议或者商业计划书，那么就可以无条件退掉所有在学的课程，学校甚至会提供给创业者企业孵化基金，尽情地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You have the answer！所以我法国的同学有去 NGO 给贫困儿童送爱心盒子的，有开餐厅的，有跑到发展中国家开小型互联网公司的……但他们一般都不是中国学生。同样是商学院，法国对投行和咨询公司的“跟风”比国内明显少了很多。

曾有一个伤心大哥留言。

“我现在是‘程序猿’，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放弃。”

“为啥？”

“那我以前学了那么多年的 IT 不就没用了吗？”

他没等我回复又补充道：“你不觉得你之前学的金融浪费了吗？你既然喜欢烘焙，为啥不当兴趣去做，却要当事业去做？”

好吧，好问题。人家秦哥的肉夹馍还是算出来的呢。人

家西少爷用的也是互联网思维啊。怎么个浪费法儿？

那我来问问你。

你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是能当事业做的，都不应该是你有兴趣的？

你以为把烘焙当成事业去做，就只是当个厨娘？就不用动脑子？

你把绝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你不爱的那份工作上，最后你有几个兴趣是坚持下来的？

当然，每个人做每件事都有不同的初衷和苦衷，不可乱加褒贬。我只是对“有用”和“没用”这两个词有一些思考。以下都是对正纠结正犹豫正拧巴的人说的。

对于我自己（也许对于我们所有人），很容易形成的一种思维习惯是，“对于我的任何努力，我都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只要我足够努力，我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等价交换的思维。

所以我们容易选择一个大家都愿意都喜欢都追捧的东西，暗自告诉自己：“加油！不喜欢的专业同样可以刷高 GPA，不喜欢的工作做熟练了、做的时间长了到最后都会变成行业专家。”经过没日没夜地泡图书馆和没日没夜地加班，那些

得到了“相应回报”的人变成了人生赢家，而得不到的人天天抱怨社会不公，“我都那么努力了，为啥我成绩没提高，为啥不给我升职。”但他也不乐意改变思路、换条路走，因为这样之前的努力就“没用”了，然后在郁郁不得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万一以后有好转呢？”

我读大学期间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也是我室友天天在说的一句话是：“当你把学的东西都忘了时，剩下的才是你真正学到的。”

就像我记得钱颖一院长给我们上第一节《经济学原理》的时候，说重要的不是经济学十大原理，而是培养经济学思维。四年之后，当我发现自己把经济学和金融学课本上的东西忘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仍然记得我们当时是怎么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清芬（清华最受学生喜爱的食堂，现在已经没有了）的包子和麻辣香锅，研究更合理高效的选课机制，研究园子里的自行车、私家车、校园网、学生宿舍、取送快递等一系列跟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那是多么有趣的一件事。

虽然我不像我的两个室友一样去了美国名校专门做经济学的研究（真的向她们俩对学术的纯粹热爱致敬），但是那种所谓的“思维”是我终生受用的，也是我将终生感激的。

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怀着功利心和目的性去学习某个东西（比如学金融就为了去证券公司，学法学就要去顶尖律所），反而可以获得更多快乐。这也算是我现在对自己的警醒。

想讲个好朋友的故事。

T学长，原来在北大读经济学专业，几年前也来了ESSEC读研究生，跟我一个项目，金融方向。他毕业之后回北京找到了很多人眼中“工资高”“光鲜”“有社会影响力”的某工作。后来竟然出乎大家的意料选择放弃这份工作，陪他的妻子去英国读书。“陪读”期间，他又一次走遍了欧洲，采访了很多欧洲不同背景的留学生，把他们的生活生动地讲述出来。后来，在万门大学开了一门课，是关于用金融知识来诠释生活的智慧。

上一次T学长回到ESSEC，我们坐下来长谈。他讲到他和妻子的故事。他说，两个人就像两个不同的Asset（资产），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变成一个Portfolio（资产组合），才能实现更好地增长。也就是说，两个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一个稳定，另一个去折腾，折腾的那个想稳定了，稳定的那个就可以去折腾了。两个人分担风险，彼此都看到了更好的风景和人生。

他说，他是他一帮哥们儿中，唯一一个觉得“结婚真好”的男人。

我想，说得真有道理啊！我逢人就讲 T 学长的故事，每个人都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才是真的把知识学到骨子里，用到生活里。有人学的越多，活得就越明白；有人学的越多，活得就越拘束越局促。“有用”和“没用”两个概念，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确地衡量某件事是不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心情更明朗、成长更迅速之后，才能判断的。

愿你也做个真诚的人，办点实事

有一次，跟我同年级的“Z 姐”通过平台和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联系到我，说很喜欢法式甜点也喜欢动手，想从伦敦来巴黎找我，跟我学做几样甜点，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是清华热能系女生，而在我们相处的三天时间里，她完完全全给了我一个关于“女神”的新定义。

我们那几天常常卧聊到凌晨，突然找回了大学校园的感觉。

我来巴黎交换的时候，她拿到了哈佛大学的交换项目，去哈佛学习了半年。后来暑期实习拿到了麦肯锡北京办公室的 offer。在我们大三那年，麦肯锡在全北京只招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 X 同学，一个就是工科背景的她。她去过伯克利加大等美国和欧洲名校游学，最后来了剑桥，读能源方向的专业，常常在欧洲和美国各学校间跑来跑去参加新能源方面的学术会议。

后来我们聊起这些经历，她淡淡地说了句：

“世界名校一个个看过去，好像都是博物馆，而清华才是家。”

也许我们都有同感，真正离开了那个见证我们四年成长的大学校园，才知道原来以前没毕业的我们是多被学长学姐羡慕。那个我们甚至都懒得洗漱、穿学校文化衫和人字拖鞋都能出门自习的四年，那个我们最怀念的，当个“快乐的土鳖”的时代。

她讲到了两件在麦肯锡实习的小事，我很受触动。

“你知道吗？以前在麦肯锡实习的时候，每天晚上 10 点我做完公司的事，就肯定不会再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这上面了。我就开始忙我高中校友会的事了，我现在还在负责我们高中的校友会呢！”

“当时两个月的实习结束，大老板要叫我聊聊实习评价的事。”同学们为了找工作，都在寻求暑期实习在公司留下来做全

职的机会，所以这个谈话很重要。因为在这类公司，不出意外基本就会留下来了。她接着说：

“下班的时候老板比较忙，来晚了。当时我急着赶回学校参加我们班的班会，所以本来要聊半小时，刚聊 10 分钟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得回去参加我们班的班会了，不能跟您聊了。”

“那天我回到我们系馆，拿着书坐到图书馆的座位上，开始踏踏实实研究我关于能源的课题，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才是我想要的啊！我去麦肯锡的第一天，就很确定自己不喜欢了。所以毕业还是跑来剑桥读能源了，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你一定不知道吧，当时我也可以选清华更热门的院系，但是去锅炉系（热能系）是我特别要求的。”

如果放到两年前，我一定觉得 Z 姑娘是朵大奇葩，但今天我听到这句话，真庆幸世界上真诚对待自己的人，又多了一个。

我说好样的！真诚是真诚面对内心！

但是，举例来说，好像我们毕业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没有的也得说有，假的也得说成真的。往往不真诚就是导致 HR 不选我们的原因。据我知道的，在我们那一级找工作

的时期，几乎每一个顺利逆袭的学渣，谈起自己究竟为什么找到那么优秀的金融机构工作的时候，都谈到了“真诚”二字。

他们入职半年，有的现在已经开始面试学弟学妹了。上次大学同学聚在一起聊天，有个国有投行的男生说起前段时间电话面试的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公司。

他们的意思总结起来都是：“我是真的热爱金融行业（如热爱生命一样）。”

“如果你让我感受到你真的热爱，我也就信了，毕竟是真的有喜欢金融的人，这毋庸置疑。

可是如果你是为了钱，你就说金融行业赚钱多，你想快点赚钱好不好？如果你是为了资源，你就说金融行业目前的确聚集了大批最优秀的人才，你想积累人脉好不好？如果你为了将来好转行，你就说金融行业是个跳板，未来你还有别的计划，好不好？

可是，你为什么要说你热爱金融呢？你就说你爱，怎么个爱法呢？”

我们聚在一起聊天常常很有共鸣。毕业后踏进社会，每个人最大的感触可能就是，这个社会真的最缺乏真诚的人，

也最缺乏做事的人。

我想起大一听校友讲座的时候，当时的国际金融稳定局副局长金荦学姐说：“清华学生的特点很明显：听话，出活儿。”我想，在工作抑或事业上，没有比“坚持脚踏实地做事”更重要的了。

谁刚走出校园都是当学徒，都得跟着人家一步一步地学。可是，你只要保证脚踏实地，不浮躁，速度比别人快不就行了。

我大脑里储存了太多故事，再讲一个我大学室友的。

当初，大家还在选择毕业去向的时候，我室友 H 姑娘很犯难（想我的三个室友了）。她是当年的湖南省文科状元，毕业可以留在经管接着读博士，也拿到了美国几所常春藤大学的经济博士 offer，还有全额奖学金。她很纠结，因为当时的梦想是未来从政，所以留在国内读博比较好；如果出国读博，可能就真的完全走上学术这条路了，虽然她同样热爱，这个热爱也是真的热爱。

那晚宿舍四个人卧聊，我对她的几句话非常感动，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各种二代都不是。但是如果我在国内博士毕业以后去

地方政府工作，不图官职，假若能为人们做一辈子实事，我也觉得挺好的。”

后来每次跟学弟学妹聊天，或者回家乡高中母校做演讲的时候，我没有一次不提到 H 室友，因为对于比我小两岁的她（北方小孩上学晚，我真没留级），我是发自内心的崇拜。

或许只有对自己和别人都真诚相待，保持较大的格局和上进心，在能力范围内做点实际的事，才能让自己值得依赖或不可替代吧。

我也很需要向我大学同学们学习，脚踏实地地创业，真诚地做个靠谱儿的人。

为什么我爱北京
远远胜过爱巴黎

前段时间看了一篇在微信疯转的文章：纽约前半场，巴黎后半生。

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巴黎是第三故乡。在北京待久了会很想回到巴黎，在巴黎待久了就特别渴望回北京，有时前者像在逃避，后者像是想家，这个家，可以理解大，也可以理解小。

我从小不追美剧。（韩剧就不提了，从来没看过。朋友圈从早到晚炸鸡啤酒之后我才知道“来自星星的你”是部韩剧。）

有时候很热爱美剧的大学同学或法国的研究生同学问我：“你看美剧吗？哎你看过那个 XXX 吗？”我都会回答：“哦看过一些，但是不太记得名字了。”

实际上，我一点都没看过。只不过以前觉得喜欢追美剧的同学很酷，说起来头头是道，自己如果一点都不看，会不会被大家想成一个思想保守的传统土鳖。不过后来觉得无所谓。

一直以来爱看的电视剧大部分围绕一个主题。

《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青年》，都跟北京有关。

尤其是《奋斗》，来北京前看过好多遍。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他们本科毕业典礼上全体同学跟老师说：

“我们舍不得您，非常非常舍不得您，但是我们必须告诉您，我们必须离开您，我们必须去工作，去谈恋爱，去奋斗，这件事十万火急，我们一天也不能等。”

毕业时，男朋友也在清华“毕业声”草坪音乐节上唱了汪峰的《北京北京》，全场都在沸腾，我想真正热爱北京的人，大多都会认同“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北京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很特别。从小就觉得它就是年

轻人奋斗追索的代名词。我们在那里恋爱、打拼、疯狂、批判。高考前就告诉自己，无所谓什么学校，我一定要去北京。

北京有这样五对小情侣，对于北京来说，我们都是“外地人”，目前仍一无所有。

我们是同一年在同一学校同一学院毕业的好朋友，大部分留在北京金融或互联网行业工作，小部分留在学校读研或出国。这五对小情侣里的五个男生当时是学院歌手比赛的一个组合，唱得都很好，在毕业季感动了好多人。我们常常周末聚在一起，聊聊工作感情未来和八卦。五道口、中关村、西单、三里屯，全是我们的根据地。

有一天晚上 10 点多，男朋友下班回到家，他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消息，问周末要不要聚聚。很久都没有人回复。到了凌晨一点多快两点的样子，Z 同学回复说：“我刚下班到家，Y（女友）已经睡了。”那时巴黎还是白天，看到这段对话，我感动得想哭。这就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啊！我们重复着电视剧里北京青年男女的真实故事，甚至远远比电视剧里的还精彩！

每次从巴黎回北京，我走在路上，总是时不常地检查自

己的包有没有拉好拉链，有没有侧面的口袋朝里、拉链向前，钱包里有没有放一两块钱的现金打发抢劫的，回头看看有没有黑皮肤男人跟着我。后来才意识到，原来这是北京，不是巴黎，没必要这样。

我每天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公交车，355。等了半天一下来了三辆 355，前一辆车被人挤得面目全非，后两辆车空无一人。

我每天还是像以前一样坐地铁，一号线的西单和大望路，被挤上地铁闻到那股熟悉的冬天的葱油饼味。

我愿意和朋友们走在北京的路上，每年冬天哈着热气啃一个煎饼果子。但巴黎的高档法餐厅和酒会，一生去一次也就够了。

在北京，我饿了就可以点外卖，再晚回家都可以用软件叫车，周日所有的商场商店都可以开门，街道上熙熙攘攘，我可以每天刷朋友圈看新闻看文章，我在网上买东西可以一键下单当天就到货，靠谱准时的公共交通我可以说走就走不会耽误高铁和飞机，每个人都可以开设自己的自媒体和店铺运营自己的小事业，我在大众点评网就可以查到千千万万家餐厅的排名和口碑，美甲快递家庭保洁都可

以在网络上随叫随到上门服务，更别说每天都在推陈出新的 O2O 物流平台、创业咖啡馆、自助画室、小米公寓等等了。

说实话，这些东西在巴黎全都没有。

巴黎人不懂微信，他们觉得微信还停留在 MSN 的简单功能水平上。在北京丢了电话卡 1 分钟就能在路边的营业厅免费补办一张新的，可是在巴黎我要先网上申请再寄信再预约来来回回折腾三五礼拜。

每次回北京，哪怕只隔了两三个月，在首都机场落地的那一刹那，我都能切身感受到北京的变化，觉得自己再多在巴黎待一段时间，就真真赶不上国内的快步伐了。有时觉得只有站在局外看看中国，才能感受到中国无处不在的机会和奋发向上的力气。

不能否认的是，巴黎的安静、文艺、古老、美丽和“时间停滞”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朱自清先生《巴黎》一文中描述的 1933 年的巴黎，跟 2015 年看到的巴黎别无二致。同样的街角咖啡馆，同样的塞纳河沿岸的旧书摊，同样的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这虽然是巴黎在我眼里最可爱的样子，这虽

是另一种美景，但我也只能短暂逗留。如若让我 45 岁之后再回到这里长居，那我愿意。

相比巴黎，北京有无限的机遇和活力，北京才是一场年轻人只要努力打拼就能玩儿得开的局。

我爱我们作为北京小青年的样子。

我的人生不按计划来，再会了巴黎

至此，对巴黎的感情真是五味杂陈。

现在像以前回国一样，从苏黎世转机飞向北京了。

我想这一次回国，是个圆满的结束。虽然我知道以后肯定还会回巴黎，但那已经不在一两年的短期计划之内了。从 ESSEC 开学到巴黎的整整九个月里，虽然时间不长，却是除了考大学之外，我的生活波动最大也是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了。

当天晚上跟男朋友最后一次视频，他觉得我这段时间尤其是决定创业以来，明显成长了很多。

我想想也是这样。因为从小到大主要的经历就是求学经历，之前的人生通通跟“做一个学生”有关，即便是工作实习过几次，用的也是学生心态，被别人当小辈照顾和培养。学生身份给了我无数的庇护，虽然有些坎坷，但总没吃过大亏。大学校园虽然是个小社会，但学生之间的简单关系和这种关系搭建起来的成长环境，比现在眼前的这个社会单纯安全太多了。

创业这件事本身，给我带来的无限满足感和成就感，不仅仅是因为做的一切努力、付出的一切辛苦都统统得到了等价甚至更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终于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参与到了大社会的活动里，让我终于开始摆脱学生气，亲眼见识到他们常常说的社会大环境的诡谲和险恶，和它等价交换的规则。

经得起多深的赞扬，就要经得住多大的诋毁这话，没错。那么如果人在国外，当个人行为不受国内大环境束缚的时候，会怎样？

你猜猜看。

不过，这也许就是我之前没经历过的所谓“社会常态”，多经历一下总是好的。

我想对待诋毁最尖锐的回击，就是努力和更加努力。让他们自己打脸最爽了。

从 2016 年 1 月底决定创业、头都不回地走上这条最孤独最艰苦的路，四个月，我深深地感受着自己由软弱变得坚硬，由曾经“以和为贵”和“善良随和”到学会“以直报怨”和“忽视诋毁”。四个月经历的磨炼好像比大学四年还多。

好在现在收获不枉付出，如果未来有我意识到并且愿意承认“付出所有仍然可能一无所获”的那一天，那一定就是新的成长了，很期待。还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来巴黎前，我口口声声天天念叨的“巴黎是我的梦想，我想再回到那里生活一两年”这句话我没忘，遗憾的是我没完全实现。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原因。

我沉浸在 2012 年大三来巴黎交换时那一小段大胆的青春里。那时我走遍法国甚至欧洲、坐在空无一人的高铁上听音乐写日记，看外面无边无尽的田野和近距离的蓝天，我为了省钱带着三天的面包穷游瑞士，躺在摩纳哥伸向地中海的浮桥上看一通宵中秋的月亮，为了找一家一晚只收六块钱的 10 人混住青旅凌晨拉着箱子从米兰市区走到郊区，临时改变行

程订不到青旅，因为怕冷翻法国铁轨躲进火车站而被警察围住。我怀念 21 岁所有大胆做的这一切事情。而两年多之后，我发现我不再会为了省钱去住那么破旧危险的青旅、连着吃三天的面包，也无法像那时一样拿着时刻被家人牵挂的人身安全去冒险，来证明我勇敢。那种经历就停留在我的过去，现在不会再有了。

大学毕业后，我慢慢开始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我希望开始建立和打拼自己的事业，成就感貌似无法再继续用“自己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游客”来满足了。我喜欢巴黎的优雅、慢节奏和文艺气息，它让我面对突发状况可以更加心平气和。但那种喜欢和享受，完全无法与想要独立稳住脚跟的渴望抗衡。

而你知道，那个接纳新人、包容创新和失败、迅速且高效的局，于我个人而言，是在北京，而不是巴黎。我想起上一次回国写那篇日记《为什么我爱北京远远胜过爱巴黎》时，内心是多么的激动。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我牵挂和牵挂我的人们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心上。

等大概几年之后，需要停一停脚步、安静生活一阵子的

时候，再回巴黎继续我未完成的研究生学业吧。

我的人生好像从来都不是按计划来的，索性不去计划了。

本来打算的是读完蓝带中级再回国，不想学高级的原因是高级课程包含的糖艺内容我并不喜欢也觉得没有学习的必要。但因为太火爆，当我申请报名中级班的时候，已经没有我的名额了。所以既然初级课程已经包含了法式甜点的大部分种类和技巧，就不如停下来慢慢消化，回国先做点事情。

以后的课程也可以尝试一些在法国有名但世界不太知名的法国厨艺学校，比如 Ferrandi 和 Lenôtre。以后再说吧。

来蓝带除了因为一直以来的梦想和兴趣，也是因为想要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事实也的确跟我想的一样，几个月前我遇到了现在的两个团队成员，真诚靠谱、不厌其烦帮我的蓝带西点师坤姐（你在小关千人烘焙群可以找到她）和在四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实习工作过的蓝带西点师小林（实话说不能更帅一点），他们马上读完高级课程就会回北京跟我会合。

本来可以留在欧洲长居的他们愿意放弃长居机会学成回国跟我一起创业，让我异常感动，所以要好好打好前阵，不能辜负他们两个这么久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也许是因为

星座很搭，我们三个在欧洲共同度过了很愉快的几个月。不得不说，这是这次在巴黎生活学习最大的收获之一。没有什么比遇到脾气相投、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团队伙伴更好的了。虽然团队仍然在继续完善和搭建，但有了坤姐和小林这两个并肩作战的坚强盟友，底气就足多了。

我知道回北京之后会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发生。

以前，北京到山东要坐 5 个小时汽车，我觉得太远了。

后来，北京到上海要坐 5 个小时高铁，我觉得太远了。

再后来，北京到巴黎要坐 11 个小时飞机，我觉得太远了。

到现在，再远的距离都在心里，我好像可以包容大一点、更大一点的全世界。

休学之后这三个多月，在蓝带上课的同时写了 45 篇连载日记，40000 名关注者，虽然看起来是个小奇迹，但是付出的心血只有自己知道。路就是要一步步走出来，多难都不怕。

终于要回到我的北京了，这个能感受到心跳和存在的地方！用尚好的青春，用力大干一场。

异国恋成功结束了，我新一轮的奋斗要开始了。

北京早晨 5 点多，哎呦喂，这场大雾哟。

把直线生活，
过成抛物线

“
当你第一次准备尝试一个人去旅行，
不管之前有多害怕、紧张，
在你心惊胆战最终踏上火车的那一刻，
就不会再怕了。
对于休学、去蓝带、创业这些决定也一样，
在足够了解自己的前提下，
向前迈出第一步，
就不会再怕了。
”

“人”永远比“事”更重要

M 先生，是我在法国读研究生期间的导师，他是我最敬佩的、给我帮助最多的教授之一。M 先生曾任阿玛尼法国区 CEO，在奢侈品行业有 25 年的管理经验，现任巴黎 ESSEC 商学院多门奢侈品牌管理课程教授。

还有，他很喜欢中国。

M 先生是怎么变成我的导师的呢？这故事说起来还真是有趣。

2013 年 8 月，在了解了法国奢侈品牌背后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积淀之后，我开始对奢侈品牌管理专业产生兴趣。恰好

M 先生在学院跟 MBA 同学举办一个有关奢侈品零售管理的座谈，我偷偷摸摸混进去了。座谈间，我找到 M 先生向他咨询申请留学的事，他强烈推荐我申请法国的 Grande École（大学校）管理科学硕士项目，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研究生项目。世界就是这么小，时机就是这么巧。2014 年 9 月 ESSEC 开学，我选的第一门课就是 M 先生的奢侈品零售管理课程。出乎意料，M 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寒暄之后，他说："如果你愿意，我来当你的 tutor（导师）吧。"

他真是一个好导师，邮件必回，还会经常发邮件关心我是不是听懂了课上他讲的 XXX 概念，两个人像好朋友一样平等地交流生活近况。一点个人感悟是，级别越高、资历越深的职业经理人就越是德高望重，越懂得尊重和平等对待；而越是刚升职的中不溜儿的 manager，越难以公平的态度与下属相处，苛刻没商量。没办法，咱们有句老话，媳妇儿熬成婆。

当我做出休学去学法式西点然后回国尝试创业的决定之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他并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平静地说了句，明天（2015 年 1 月 22 日）下了课一起吃午餐吧，让我好好跟你聊这件事。

先把那天跟导师聊完之后发的一条感慨放在这儿，做个总结。

M 先生：“好，诚实地说，我，你的导师，是一个好的经理人，但并不是一个创业者。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创建自己的企业。”

我：“老师我明白，我来跟你谈谈我关于项目的想法吧！”

M 先生：“不，我今天并不想跟你讨论你对项目的想法。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谈谈你，谈谈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创业者。一个人不是个创业者，再好的项目都能被他做烂；如果是个好的创业者，即便没找准项目，失败几次都还能站起来。你认为创业的实质是什么？”

我：“Change and development（改变和发展）。”

M 先生：“对于你而言，一个真正的创业者是什么样子的？”

我：“A dreamer, also a doer（一个梦想家，同时更是一个实干家）。”

M 先生点了一下头，却并没有肯定我的回答。

M 先生：“但是对我而言，一个好的创业者有两方面的特点。首先，他喜欢承担风险！他随时都愿意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可能有一天他失去了包括他的房子和家庭在内的

一切，他也要为自己的企业投资。但是我，我对‘安全’有着一个最低需求，我不会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掉或者损害我的家庭，所以我可能是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但我应该不是一个创业者。”

“另外，你爱钱吗？任何一个创业者都爱钱，但是他可能有时间赚钱，没时间花钱。但你要知道，他们为了赚钱而赚钱，而非为了钱而赚钱。”

“你享受赚钱的过程吗？你愿意把你的房子抵押给银行吗？”

我：“赚钱是衡量一个创业者能力的外在标准，我当然喜欢。我也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但是抵押房子的事，我不知道。”

我暗自想，能在北京买得起房子的时候，可能已经不需要靠抵押房子去维持事业了。好吧，小无产阶级的鬼心思，目前还停留在摆脱思想框框上，没条件想那么远。

M 先生看见我犹豫了一小下，接着说下去。

M 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在同一个市场上，你有一个竞争对手，你会怎么做？”

我：“Take actions to squeeze them out .（采取策略把他们挤出市场）”

M 先生：“NO！ Not squeeze them out！（不！不是

把他们挤出市场！）

“KILL them! You think Ma is as soft in business world as he was giving the speech on your commencement？”（是把他们杀掉！你觉得商场里的马云真的像他在你们毕业典礼致辞时表现得那么温柔吗？）

我看着他狠狠说出 Kill 一词的时候，吓得一抖。

M 先生：“可是，导师担心的是，你看起来不那么强硬，有点温和。而且，你知不知道女性创业者可能会经历更多辛苦，中国的成功女性通常很难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她们往往过度强大、独立到不愿意也不需要把时间分给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我相信像你一样的女孩一定不愿意放弃事业（他指创业）和家庭任何一个。”

嗯。

我忽然记起大三在学校听的一个讲座，主讲人是 IBM 大中华区副总裁周忆，IBM 大中华区 30 多个高管中唯一一个女人。她就是我崇拜佩服的那一类优秀的新时代的女性。

哦还有，我真是讨厌死“女强人”这个词了。这个传统男性主导的社会根源下的畸形产物。哪个男人说出来“女强人”这三个字时，我都在想，哎哟，他好自卑。

她在讲座上说："我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我让他学钢琴，小孩子一按部就班就会烦，我说，你学会了钢琴，就能进入一个爸爸妈妈无法进入的世界，无比美妙——虽然他才 7 岁，却听懂了……我就是一个家庭和事业全选的人。"场下掌声无比热烈。我当时崇拜极了，"我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人"。

我："我要做一个家庭和事业全选的人，当然要看你如何定义一个女人的事业和所谓的成功。如果实在不能两全，我能现在决定暂时放弃读书，那时候就能做到暂时放弃事业，一个道理。这并不代表事业失败，人生阶段变了，我对成功的定义也会不同吧。我也说不准未来的事儿，我只知道我现在真的想这么做。"

说到这儿，M 先生首先不谈项目谈创业者本身的做法让我受益匪浅。

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经常这样，去追求大家都觉得好而不适合自己的，或抛弃大家都嫌弃而自己真正向往的。经常有朋友或者学妹问，我学的专业跟工科同学比没有硬实力，跟商科同学比没有软实力，所以我以后找工作是找工科方向的还是商科方向的？你考虑的为什么是你的专业而不是你自己？去什么行业或者什么公司工作就像一个个创业项

目，不知道“想做什么”和“能做什么”的情况下盲目选择，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又得抱怨社会不公。

再比如。找个对象挑肥拣瘦的提一筐要求，不看看自己什么样，最后感情不和性格不符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还有后悔盲目选择专业，啥热门选啥，最后没处吐槽了，开了个微信公众账号的。

“人”比“事”更重要。

为何不在考虑“事”之前，考虑考虑“人”呢。

你最大的优势是
你是中国人

某日。在后海旁边一家小饭馆吃饭，旁边坐了两位北京大妈，五六十岁的样子。两个大妈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儿，跟对方吐槽自己家儿媳妇，然后商量着怎么在家对付儿媳妇，让她少花自己儿子的钱。总结起来一句话：“指导儿子站对立场，明确自己在儿子生活里的绝对优势地位。”

然后两个大妈谈到“不能让小子胳膊肘往外拐”时，我艰难地咽下最后一口可乐。受到一些启发，跑到隔壁的咖啡馆写写两年前交换和后来留法读书的最大感悟之一。

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并习惯在合作共赢、相辅共生的统一

体内部闹分离呢。即便不是在资源有限需求无限的情况下。

在婆媳关系里，要么你更幸福要么我更幸福，要么他更爱我要么他更爱你。在清华北大的关系里，要么我黑你多一点，要么我被你多黑一点，当然清北学生互黑大多数时候也是一种高级幽默，性质不尽相同。在大陆和香港的关系里，总有那么一小撮奇葩忽视大陆给的后盾力量，跳出来说内地人抢了自己的某资源，但实际上，我们又见过大陆有哪一个人，比如消费者，对香港是心怀敌意而拒绝为其提供“购买力资源”的呢。

两年前，我到现在读研究生的同一所法国商学院交换，选了 Pièrre 先生关于国际采购的课。那时，每次提到亚洲市场，Pièrre 先生提到最多的就是 Hong Kong（香港），从早到晚 Hong Kong 来 Hong Kong 去，听起来香港是亚洲最富有活力和实力的经济体 ，也是很大的市场，China 很少被提到。但是两年后我又回到 ESSEC，同样选了 Pièrre 先生开的另一门选修课。奇怪的是，这一次，他提到最多的是 Mainland China（中国大陆）的市场特点和消费者习惯，而 Hong Kong 几乎不太会被提及。Mainland China 变成了法国教授们研究的一个有趣而强劲的独立市场。可见中国大陆

近几年的迅速发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是那么骄傲的法国佬。

我曾看到，法国的留学生同学在朋友圈里写了这么一段话。“Tutor（导师）今天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你最大的优势是你是中国人，在中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你要好好地利用。”同学们纷纷排队评论说，“大实话！”“我导师也是这么说的！”

想起来之前某电影里有一句让我很受触动的话：中国的学生最容易成功也最容易失败，因为我们经历了一场世界上最难、淘汰率最高的考试。而现在，中国学生在跨国贸易中也比以前更容易成功，原因是我们说中文，在中国接受了高等教育。

“我导师也是这么说的！”你的优势是你是中国人，当然包括香港人。

第一次见到我导师 M 先生是两年前我大三的时候，他是阿玛尼的前 CEO，我曾讲到了他跟我有过一次关于“人”比“事”更重要的让我受益匪浅的谈话。大三，我在经管学院报告厅听他讲 Luxury Retail Management 奢侈品零售管理的第一节公开课，结束时有人问到关于奢侈品行业人才是留在国外

还是回国发展这个问题，他强调说：

“Your career is in China.”（你的未来职业发展在中国。）

对于奢侈品这个市场当然是这样。M 先生每节课提到 China 不下 10 次，一说到中国市场就激动得根本停不下来。举个例子来说，2013 年中国人的奢侈品旅游消费额提高了 2 成，更有 2020 年预计 2 亿人次的境外旅游规模，中国境内的奢侈品市场同样在不停扩大。中国十几亿人口的消费能力能够给疲软的欧洲经济带来的机会不想而知。So your career is in China.

对于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的。我的留法同学们有很大一部分都在巴黎找实习。不管大企业还是小型创业公司，对应聘者的要求经常就几个字：会法语的中国人。因为他们都要向中国拓展业务或寻求合作，都需要通过中国的社交网络了解中国人的消费行为，或者跟中国客户洽谈，这也就是他们招聘实习生的目的。刚开始我挺不服气的：“凭啥用这么简单的衡量标准招聘我们当实习生，简直是侮辱智商和学历。”后来想，应该高兴啊，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想要打入中国市场赚中国人的钱才会如此“饥不择食”。我们的机会来了。以前是中国人因为不会说法语进不了法国市场而发愁，现在反

过来了。而且谁叫中文比法语更难学呢。哈哈。

巴黎 ESSEC 高商开设了新加坡校区，选择来这个校区上课的基本都是想在新加坡或者中国创业的法国人。我看过他们的课程，大多关于“如何跟亚洲国家媒体和政府打交道”“汉语和中国文化中的谈判技巧”“亚洲人消费习惯研究”“中国新型社会媒体”等方面。

不得不说，来中国创业已经变成了法国商学院学生中的一股新潮流，学校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有超级抢手的双学位合作项目，法国籍同学争着申请，他们每逢中国朋友都会骄傲地说：

“I will do a 杜不乐嗝个黑（Double degree）in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我要去光华读双学位啦！

的确，这是他们了解中国商业环境的重要途径。

后来有一个 HEC 巴黎高商的法国男生发微信跟我说，他想在中国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做一个中国人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创业项目，因为他了解中国，知道微信公众平台是一个多么有效且有力的自媒体创业平台。但是可惜，他不懂中文，连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都用不来。之前他总是问我一些关于微信名词的问题，后来就不问了，也不知道进展。还有很多在

中国开甜品店面包房的欧洲人，因为不懂中文也玩不转中国的营销工具，顾客往往也只能局限于“在中国的外国人”。

你的优势是你是中国人，你会讲中文。你可以把中国的好东西卖给外国人，也可以把外国人的优秀商品和资金带到中国，我们恰恰就是如今中国包括港澳台这个经济统一体和海外世界的纽带。

还有请那一小撮人，还是眼界放得开阔长远一点，把“窝儿里横”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利用“我们是中国人”的优势开拓更大的盘子上吧。

回国15天，
我做的坏事和我的企图

正在北京飞往瑞士苏黎世的飞机上，还有三个小时就到了，然后在苏黎世停留两个小时再转机到巴黎。每次飞机上都遇到小孩儿哭，吵得要命，可能小孩儿在飞机上适应不了气压变化，身体是会不舒服吧。

回国的两周，除了深切地感受到北京的热情活力和日新月异，也同样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浮躁，之前读大学也有这种感觉。可能跟身边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有关，我也很难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宅一天，一有空闲时间就往外跑。脑子里有很多想做笔记的东西却没法找到“安静坐下来”的状态。好

像大家都很着急，急着完成工作，急着赴约，急着换乘，急着发微信。

这有可能是很多人觉得国外生活舒适的原因。因为脱离了局外人的眼光和同龄人的压力，自然会更自在。

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其实不是“回家”，而是做一个简单的市场调查，了解一下国内，更确切的说是北京的甜点市场，也向这个行业创业的前辈（大部分是清华和 ESSEC 的校友）请求一些指导。好能够在蓝带学习期间，初步完成一份商业计划书。

说来也是巧合，以前申请法国高商时我的面试官，H 姐姐，如今变成了我的好朋友也是重要的创业导师之一。她从法国毕业时起就一直在创业，十几年过去了，她起初跌跌撞撞做起来的公司也在最初只有 10 万元启动资金的基础上达到了去年 3000 万元的营业额，现在正在酝酿人生第二次创业，做一个集时尚与生活方式为一体的创意品牌。她有两个可爱的宝宝和幸福的家庭，有可以使自己独立、进步的事业，仍保持着探索新领域和结交新朋友的积极心态，在我看来其中每一个都对另外两者不可或缺。

我还记得面试那天，她很犀利地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怎么 GMAT 成绩这么低就敢来申请我们学校？”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中国学生最擅长考试了，他们经历了高考有哪一个是害怕考试的。而且对于这种可以研究“机经”、背考题、（对于正常人来说）只要多考几次就能刷高分数的标准化考试，我不认同用它来衡量人的一切标准。我会用其他的方式证明给你看 I’m the one you want，向你证明我是一个有起码的逻辑思维、语言过关的正常人，但不会花更多时间在这件事上。要不是申请学校要求这个，裸考一次我都觉得有点多余。

虽然这种说法稍显偏执，但我现在仍是这么想的。好在法国商校比较灵活又人性化，放了我这个奇葩一马，让我来了。后来我跟 H 姐姐聊起这件事，她说就是因为这段对话她对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我放弃继续读书选择这样一条路，也是她意料之中的事。

H 姐姐说她认可我的决定和行动力，这也是她愿意在忙碌的创业中抽出时间约我见面的原因。她把创业以来关于选择投资人和合伙人的所有经验和规则都告诉了我，并推荐了《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和《超级合作者》两本书，告诉我我现在想法可行但缺乏更加严密的思考，要多读书。也推荐给大家。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要珍惜任何形式的相遇。

后来我又跑到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找我的“老朋友”Z老师，她还是像以前几年一样无比热心，把能帮到我的资源全都挖掘出来给我。她帮我联系到了几年前从清华经管毕业的MBA校友学长，他们有的在做餐饮行业自品牌（比如米斯达爆米花）的创业，有的在运营北京最有名的泡芙品牌总代理，也有MIM管理学硕士班的已经准备毕业全职做食品行业O2O创业的学长学姐。两周时间内我联系到了他们也与其中几位当面交流过，他们提供给我很多北京商业中心店铺选址、租金和注册公司商标的信息，分享了一些关于开拓连锁店、O2O线上线下配合、原料选择和人员培训方面的经验，都让我受益匪浅。

我也见到了徐小平老师投资的“企鹅吃喝指南”创业团队并参观了他们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们的CEO志伟和当年红遍网络的“纽约留学女”也是现在的“醉鹅娘”；参观了EatWithChina在南锣鼓巷东棉花胡同的活动据点，跟创始人交流了很多。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R姐姐也跟我在学校附近的盒子咖啡馆晒着太阳聊了一个下午，一起享受派悦坊的红丝绒纸杯蛋糕。她是一个跟Z老师如此相像的人，也许同